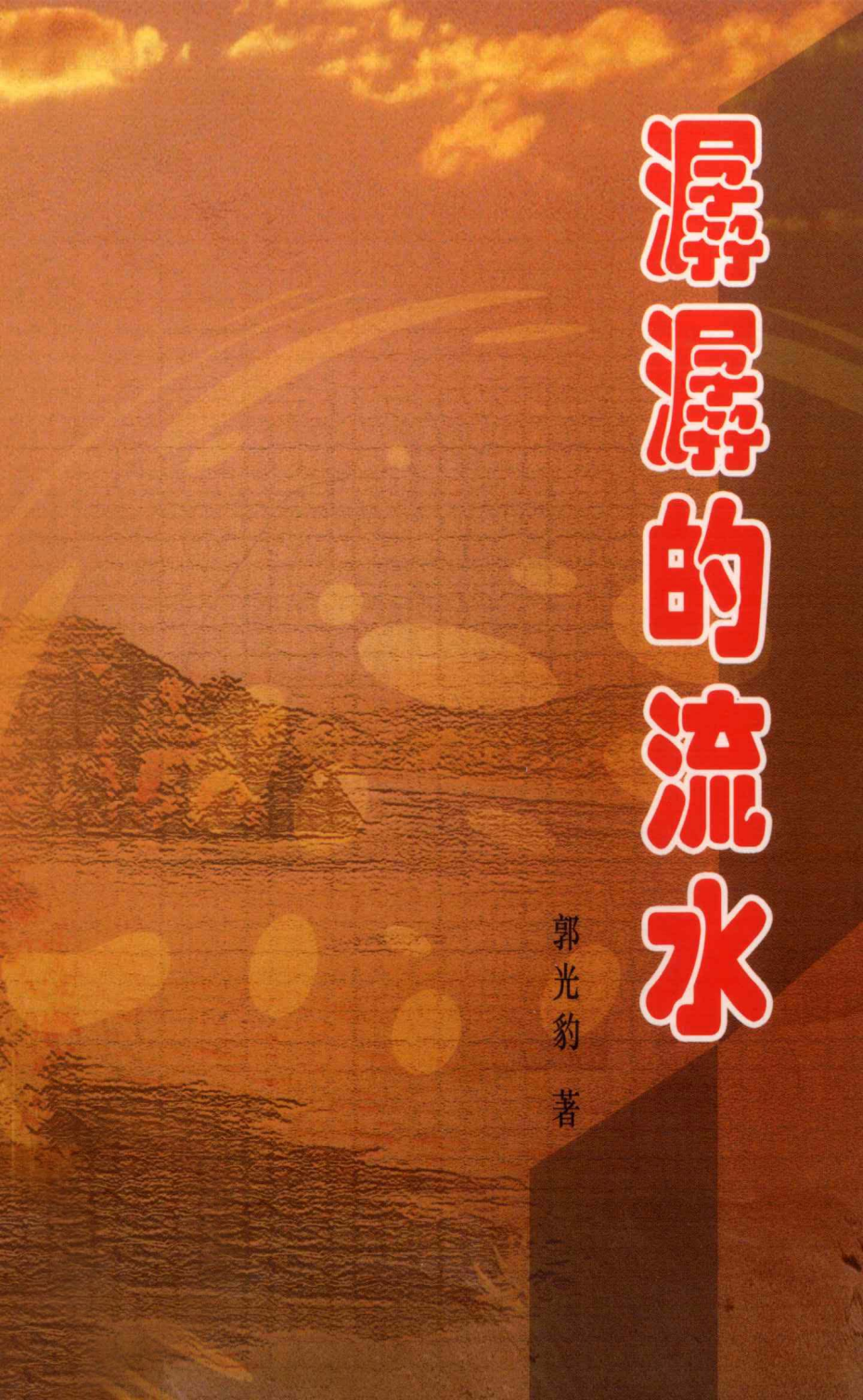




潺潺的流水

郭光豹 著

郭光豹
著

潺潺的流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潺潺的流水 / 郭光豹 著 .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 2008.1

ISBN978-7-5063-3924-7

I . 潺… II . 郭… III . 散文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6598 号

潺潺的流水

著者: 郭光豹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装帧设计: 刁达渔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E-mail: wrtspub@public.baf.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顺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 / 32

字数: 156 千

印张: 6.5 插页: 2

版次: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978-7-5063-3924-7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挺拔与峭立的诗心（序文）

郭小东

郭光豹先生的热情是无人可以抵挡的。他的所有幸福与不幸，都来自于他对生命生活生存的无比激情。他朗朗的爽爽的笑声是永远的。好像是从远处传来，穿越你的胸膛，成为了你的笑声，它感染你化解你对人生的许多看法。他的话语却是抑扬顿挫的，轻柔时推心置腹，激越时煮酒论英雄，气势如虹。他的性格如在马上，有一种驰骋的意味，他的酒量肯定不行，但却有一种酒的大势，从不示弱。他的激情，他的好打抱不平，他的热烈和口无遮拦的爽直，太不像一个地道的自持与雅致的潮州人，倒像是初出茅庐，浑身是胆，南人北相的潮阳人。据说他和我同宗，都是郭子仪的后代。我也就明白了几分。平定安史之乱的汾阳王郭子仪，他的血始终是流在马上的。郭光豹也有儒雅的时候，那就是写诗作文，那是无法不做得雅致一些的。可是那些雅致里依然隐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经历过文革的大苦难大坎坷，因了几句脱口而出的真话，险些把生命也丢掉的人，几经绝处逢生，却依然笑到永远且回音浩荡。这是怎样一种人生？

李钟声和谢望新用“落难诗人”来形容郭光豹的不幸人生，我

以为落难的是他的人生，蝉蜕而出的却是他的诗。他所有的诗作里都有一种挺拔与峭立的诗心。哪怕在刚刚褪去苦难与失去妻子的岁月里，他的诗文也依然是长风中，和风一起飞扬的。《深沉的恋歌》、《赤子三部曲》以及他众多的诗文作品，都深刻地镌写着郭光豹感恩于祖国和生命的热烈激情。在广州话里，郭光豹的“豹”读作“炮”。80年代，每每听秦牧先生、杨樾先生和黄雨先生提到郭光豹，他们总是说成郭光炮。我以为豹与炮之间，有一个妙极地带，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凡是熟悉郭光豹的人，大约都会对这个迹近郭光豹的性格写照的“炮”字深有印象。

郭光豹先生已退休有时，身体也经了大病，现在恢复得很好，只是行走尚有不便，不久前我去拜访过他，在军区干休所的寓所。他与妻子郭蕾住在还算宽敞的陋室，家中除了一些名人书画，就是他的藏书。他依然快乐，依然口无遮拦评点时事，谈笑人生，依然终日笔耕不辍，常有诗文见诸笔端，各种文学、新闻评委会上，也常见他身影。半个多世纪，他总是把自己毫无保留的投送于时代潮头。他算得上是一个活得快乐同时舒展着生命，收获着心灵果实的人。

我和雷锋、周镇宏，曾经被郭光豹先生撰文称为潮汕三才子，其实，郭光豹和正杏元诸君当称潮汕才子。我们太新，他们是真正秉承了旧文化又游走于新文化，既葆有旧道德又建树新伦理的一代人。

还是回到郭光豹的这本集子。

这本叫《潺潺的流水》的散文随笔集，自然不会是郭光豹的封笔之作，郭光豹先生开始缅怀旧人，追忆旧事，开始返祖归乡，回到童年的梦境。故乡和童年，永远是真正的作家诗人梦萦魂绕心灵

归宿的圣地、当年的走出，正是为了今天心灵的归去。追忆如潺潺流水、如流水上经霜的红叶，漂过湾流溪谷，走走停停，总是在静谧处荡起浅浅的涟漪。那些经年旧事，总源发于他的 1970 年，那是一个他从解放军军官一夜之间变成囚徒的年代，这个人生拐点也正是他文学的拐点。湘子桥、1938 年的潮汕抗战、1955 年胡风事件的牵连、母亲的金牙、一个乡亲的不平事——国民党说他通共，共产党土改队说他反共……纵论古今，谈天说地，世间万物，无不兴味。郭光豹这本集子，秉承了另一位潮汕才人秦牧先生的意趣，不乏“艺海拾贝”的况味。

潮汕文化对文人有着严格但是戏谑的定位，必得有 20 般武艺方算得上地道的骚人墨客。即“诗词歌赋文，琴棋书画拳，山医命卜讼，嫖赌酒茶烟。”比十八般武艺还多出两门，这 20 般武艺我想今日恐难有传人。但在潮汕，这确乎是一个既定的标尺。旧时代可能大有人在，那个时代有条件孕育这样的人才而今日难矣，但生于潮汕，操潮汕母语的人，的确难免受其熏染。除了我之外，哪个潮汕文化人不是身兼多门手艺？尤其在潮汕民间，更是卧虎藏龙。写一手好字，吟几首小诗，画几笔花草，拉一把二胡，弹半面琵琶，耍几下拳脚，再占卜几卦，看看风水，抓几把中药，神乎其神地切脉，算命看相，有时再做做刀笔吏，代人诉讼，不一而足，还都是童子功得来。雷锋亦是这样的角色，可是他坚称他只有十八般武艺，嫖赌是绝对学不会的。我想郭光豹也如是。他的诗文，骨子里，血脉中奔涌的还是潮汕民间文化的那点活气，通晓五行八作乡野民俗的铺排。郭光豹多年的行伍生涯给这些潮汕民间逸致注入了一种大气大风的马上精神。由是，有了《和南方的对话》、《诗魂片羽》、《诗魂片羽续篇》和《艺文浅谈录》这些宏宏大气的诗话诗

论，这些都是潮汕本土的文化较少去思索并展开的话题。

郭光豹的达观和快乐令人羡慕。他嘱我为他的新作写几句话，这是我多年来想写却又一直拖着，拖了 20 多年的夙愿。拖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去面对郭光豹先生了。拉沓写来，不知冒犯前辈否？是为序。

2008 年 3 月 12 日

广州 天河

说明：郭小东教授现为广东某高校文学院院长，著名作家、评论家、知青文学的最早涉足者之一。

目 录

挺拔与峭立的诗人（序）·····	郭小东（1）
我也“宠”过猪·····	（1）
青史印痕·····	（4）
见证债单·····	（7）
湘子桥，从童话走出·····	（11）
以诗织经，以情编纬·····	（15）
“三面之缘”和“南吴北舒”·····	（19）
“相聚是缘”和“幸遇知音”·····	（23）
人澹如菊，品逸于梅·····	（26）
1955 年记事·····	（29）
母亲的金牙·····	（33）
枪声轰，鞭炮声迎·····	（36）
两次演说·····	（39）
职场撞回的颤音·····	（41）
“二奶”——一幅浮世画·····	（43）
解读《汉武帝》典故·····	（46）
贞观时代的珠玑妙语·····	（49）

诗情画意：他们的名字·····	(52)
签名赠书：称谓好困惑·····	(56)
名片：创意无限赏与析·····	(59)
“混合双打”·····	(63)
挑战记性·····	(67)
“默然行乞”和“闹腾骗乞”·····	(70)
催索稿费是与非·····	(73)
嘿，NBA 人不忌讳“13”·····	(76)
从“千金”说开去·····	(79)
“万寿”与“健康”·····	(82)
重要的是敞开“道德法庭”之门·····	(85)
包拯铡刀有感·····	(87)
绿色，为和平演绎精彩·····	(91)
十年紫荆灿灿金·····	(95)
树林 · 车流 · 星群·····	(99)
“南海 I 号”情思·····	(101)
思春盼春又一年·····	(103)
和南风的对话·····	(106)
短笛两章·····	(108)
当今散文 ABC·····	(110)
休休闲闲写文章·····	(114)
鲜叶下的小果·····	(117)
“南中国海诗丛”总序·····	(121)
新葩鲜卉竞入时·····	(125)
坐春风之中，沾时雨之化·····	(131)

甘当诗婢长吟哦·····	(134)
《野笛》读后随想·····	(139)
诗魂片羽·····	(143)
诗魂片羽续篇·····	(153)
艺文浅谈录·····	(172)
“求真”和“认真”(后记)·····	郭光豹 (189)

我也“宠”过猪

纤腰楚楚，秋波盈盈，当许慧欣炫目于荧屏上，人们在惊艳之余定眼细看，天呀，她掌上还玩着一只蜥蜴状的青色怪物呢，继而又见其手腕缠绕一条小眼镜蛇，嘻嘻介绍：“这是我的镯子”，连孙国庆都诧然大叫起来！之后不久，在报纸上再次看到这位美眉盘一条二尺长的大蟒当围巾。令人不解：绝伦的美与瘆人的丑，怎么能够调和在一起？！

其实，见怪不怪，许小姐喜欢的动物多着呢：狗、小飞鼠、貂、大象、熊猫、老虎、龙马……世人的宠物更多了，狗猫鱼鸟属于常见，其余品类应有尽有，可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眼今中国宠物热出奇的旺。旧时纨绔哥儿只宠蟋蟀、鸟和鸡，今人竟把个动物世界都搬到家里来。我反复拷问过，这是“为什么”？是时尚，是爱心，是性格，是休闲，还是宠物真能给人带来什么特殊好处。大家知道，堪称世界第一宠物大国的美国，上至总统下至平民，宠物已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据说总统罗斯福曾不小心把他的宠犬丢失在出访的阿留申群岛上，竟派驱逐舰去营救。又闻克林顿入主白宫时，只养猫未养狗，而老布什养的狗被称为“第一狗”，克林顿为了抢“第一狗”的风头，急忙搞了一条纽芬兰狗来养，《华盛顿邮报》还公开为这狗

征名。

美国人养宠物为何经久不衰，除传统习惯外，明显是“宠物赚钱”和“赚宠物的钱”的因素在起着决定性作用。宠物市场和宠物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卫生医疗各行各业无不为社会带来经济利益。衣，除毛衣、棉衣、牛仔服、连衣裙外，还有文胸；食，有精饲料、处方粮、营养餐、休闲零食；用，有各种便盆、钳子、剪子、锉刀；卫生医疗品，有驱虫药、除蚤药、营养毛发香波；余如玩具和给宠物冲凉、洗耳、修脚、美容服务的各式专业；宠物医院则设分科，有手术室、无影灯、内窥镜；还有宠物婚姻介绍所、接种所等等，项项都在刺激着国民经济的神经。

许慧欣说她最喜欢的动物还有迷你猪，听她言来心生疑惑，猪，给我的印象是脏臭懒，能宠得起来吗？新近，果然在电视上看到一位少妇支持其小女儿宠一头小白猪，母女殷勤地为它喂食洗澡，看后，触景伤情，不由涌出一阵酸楚苦涩味来。啊，我不也曾经宠过猪吗？只不过处境、心绪、方法、目的以及价值观念不同罢了。

难忘那段悲辛旧事：1970年，我从冤狱走出，被遣回故乡务农改造，经济艰难竭蹶是首当其冲了，我必须参加生产队集体出工，工毕必须种自留地、积肥、养鸡、养猪……养猪便成为生财的最大目标，如何养好，让它快快长肉，对我这个落难书生来说，是头等大事，我好一段时日，有空就琢磨着这一问题。记得那夜，北风怒号，小猪在寒冷中惨叫到天亮，我也彻夜未眠。后来，终于想出一些道道来：便是以猪喻人，猪舍也该冬暖夏凉吧；猪食也该讲究科学以加强营养吧。于是，在院里修了一个坐北朝南的猪圈，冬季，勤洗勤晒猪窝草，让窝儿干干爽爽暖暖温

温；夏天，搭个南瓜棚让它凉凉快快舒舒服服打呼噜；饲料除谷糠和泔水外，尽量少用沤菜叶多用鲜菜叶，夜里再喂一顿点心餐；还为它点蚊香，驱苍蝇，喷 DDT 除小咬，及时清除粪便……经过悉心饲养，5 个月左右便把一头从 10 来斤的猪仔膘情到 100 余斤重，收获期比邻居们提前了几个月，果然大大改善了拮据状况，让我家的生活闪现出一点点金光亮泽来。此举，在村中传为美谈，乡亲们不断到我家来参观取经。我曾把这段经历写成短诗：“北风北风好似流浪汉 / 自由进出我的房，欺我无门窗 / 举头望，七条横梁剩个‘川’ / 低头看，崎岖地板无红砖 / 连声叹，四壁悄然 / 失明的妈妈直叨念 / 天亮赶紧编个稻草帘 / 我说要紧的是建猪圈 / 这年头，人比牲畜贱”（此诗被收进《中国新文学大系·诗卷》）。

我就这样宠过猪，实实在在的宠过，这个“宠物”的确激活过我在困难时期的经济，帮我度过那段生命的寒夜。面对今日宠物热，不由自嘲自问：“我这也算是宠猪吗？”又自笑自答：“谁说不是呢，应该说这是另样的宠猪！”

2007 年春于广州

见同年《羊城晚报》，获“冷暖人间”

全国散文大赛三等奖

青史印痕

青史，铭刻着一段不断演绎的故事；印痕，勾勒出一页难以磨灭的传奇……

这段故事，这页传奇，被渲染着浓烈的艺术色彩，然而，绝对真实。它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及尔后的漫长年月里，一直在潮汕平原的民众中，传流不息，经久不衰！任是鲜血淋漓，依然前赴后继，噩梦，属于腥风血雨中我的童年，人们看见，鬼子挥刀砍下同胞的颗颗头颅……

1939年，韩江岸畔，紧张氛围笼罩着平原村野，燠热溽暑之晨，蝉声哑然，老榕树的长须在风中抖动，一群软骨头的族老乡绅，践踏梦境，玷污和平，宰猪，杀羊，大盘鸡蛋涂上了胭脂红色，把红膏药旗高悬于村头，令“良民”们列队摇动三角小旗，夹道欢迎“皇军”进村。村头第一堵墙壁刷上白粉，写上墨黑四个大字：“欢迎皇军”……日军进村搜索了一会儿，耀武扬威，集合村民听鬼军佐训话。没有抵抗，没有险情，遂宣布：“中日亲善”，鬼子兵也放胆驻扎于村北山顶。谁知，经过几场风雨洗刷，白粉墨汁皆成流水，墙壁上渐渐地露出一行油漆写成的字：“打倒日军”……人心，释放出窒息的紧张，也宣泄出一种苦涩的嘲弄。

村长保长甲长跪匍于地，任由日本军佐脚踢口骂，全体村民也被集中于大宗祠前广场，逐个检验“良民证”，教唱武士道军歌，放映显耀侵略战争胜绩的电影，硬软兼施，刚柔并济，抓来三名嫌疑犯，让他们在刀下血溅人群，演“杀鸡儆猴”的恐怖剧，吓煞了村长保长甲长他们，重新修复那幅白粉底墨黑字标语，果然重新再现：“欢迎皇军”……谁知，又经过几个月的风雨洗刷，白粉墨汁再度成为流水，墙壁上露出一行刻字：“打倒日军”……按照原来漆字的一笔一画，刀雕钢凿，刻于壁上。

号声靴声蹄声枪声混合进村，不幸灾难魔火鲜血一齐降临，挨家挨户搜缴铁器，旗杆上悬挂一串人头，村长保长甲长一个个轮流着，被鬼子兵“老虎背猪”摔进江河，爬起，摔下，再爬起，再摔下，像玩耍几只低能禽虫畜兽，连通译和保安团丁们都战战兢兢，跪拜乞怜和再次作出保证，才暂平鬼子的愤怒，翌日，墙壁上再现白粉底墨黑字：“欢迎皇军”……谁知，再经过几个季节的风雨洗刷，白粉墨汁第三次汇成水流，这回墙壁上露出的是一行镶字：“打倒日军”……别出心裁，这次用的是水泥灰浆，照原来刻字的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填补。

鬼军佐气急败坏疯嚎狂叫，在活埋一批疑犯之后，召来了一个鬼子工兵连，雷管，炸药，导火索，摆出架式，准备炸平这堵怪异难驯的墙，锹挖镐掘，在墙角地下深处，掏出一尊日本的无名神，鬼军佐沁出一身冷汗，村里爆出新闻：鬼子迷信，怕神灵惩恶，驻军已在昨夜撤离得无影无踪，村民争先恐后到他们山顶营区，去拆除工事杉木，搬遗弃军用品。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那堵墙壁依然迎风屹立于村头。人们不断猜测：有的说这“神”是青抗会的年轻人；有的说这“神”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有的

说这“神”是义勇军的魂灵……

昔日的噩梦，如今虽已成为记忆的碎片，但，后人总是把它重新剪接再剪接，让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那一“持久时刻”、“冷静时刻”和“智慧时刻”的背影，永远闪烁着胜利的微笑，长留灿烂印痕于青史，永存佳话志实于人间。

2005年夏于广州

见同年《南方日报》



见证债单

旁风旁浪，兵船在南太平洋的近海海面，已经颠簸了整整八个小时了，连我这个不轻易晕车晕船的人，也呕吐个不停。下午三时许，终于到达了南澎岛。

南澎岛，摊开军用地图一找，倒还显眼，但放在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上，便很难找到。用军事眼睛看，粤东是祖国的南大门，南澳岛是粤东的前门，南澎岛则是南澳岛的外门了。南澎岛当年没有固定的居民住户，每逢渔汛，渔民才从四面八方汇拢来这儿落脚，形成热闹的临时群落，渔汛一过，船走人空，海岛依旧孤寂。时值晚秋，年份是著名的1962年，说它著名，是从军事角度来讲的，那年蒋军声嘶力竭地大喊“反攻大陆”，派了许多批小股武装特务在粤东沿海一带的海湾潜入，来一批，都被我们的侦察分队和民兵关起门来打狗活捉一批。当时，我在军司令部担任侦察参谋职务，对于相关的军事行动状况和细节，可谓清楚不过了。为了防御蒋军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这个军的高层领导，睡觉都要睁开一只眼。

副军长兼参谋长是一位精明的指挥官，他带着这班作战和侦察参谋人员到南澎岛来，一方面是勘察地形准备布防，另一方面则是要让驻防官兵重温当年抗日往事，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据记